

导演苏伦： 对疫情之后的市场保持乐观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国内疫情局势渐趋明朗,电影的春天也加快了脚步。回顾这段时间的工作,导演苏伦用“一直没有脱轨”来形容疫情期间的工作状态。新项目正在创作初期,原本每日一聚的编剧会,从线下变成线上。“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为更需要的工作人员节省口罩等防护物资”,苏伦说。

而对于疫情之后的电影市场,苏伦保持着乐观态度。不仅是对影片品质的信心,更是对中国电影传统的信念。电影的“江湖”上,有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规矩和道义,有电影人的刀光剑影和把酒言欢,那些“美好的传统”总是让苏伦心生暖意。“在我们的电影市场上,当一部影片的票房纪录被另一部电影打破,被超过的电影人总是会画一幅海报,祝愿这部新片能够飞得更高,这都是我们美好的传统。”恰是这些,让苏伦对疫情之后的电影市场抱有充分的信心,“大家有商量,档期虽密集,但相信会比较有序”。

未来希望尝试有关疫情的创作

《中国电影报》:您现在筹备的项目大概是什么进度,仍在剧本阶段,还是已经开始到中后期的筹备了?

苏伦:其实目前的项目原本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开机,多少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心态比较好,毕竟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别给国家添乱。整个疫情期间我们团队都比较自律,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省一个口罩就省一个口罩,不浪费公共资源。

剩下的时间,除了现在的电影剧本之外,我们还在孵化着其他的项目,尽可能在做一些减法,让整个时间表变得更加合理化一些,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中国电影报》:很多电影人都特别关注疫情的相关消息,您对新闻中与疫情相关的消息关注得多吗?

苏伦:我肯定关注,尤其是在疫情刚开始最严重的时期,情绪特别受那些故事所牵动,觉得自己身在历史中。看到那些医护人员、志愿者们,

他们真的就像是战士一样在前线帮我们打仗。那个时候我和团队聊到共同为某一个新闻落泪,大家都希望有一天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作品里。这些东西太值得被书写、被铭记,但有时候越是这样反而越需要慎重,因为意义太重了。我会选择沉淀一段时间,未来如果遇到适合的视角去讲述,可能才会开始尝试这方面的创作。但近期我暂时还是重点去完成眼前的奇幻题材的项目。

大银幕观影体验难以取代

《中国电影报》:目前国内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冲击正在发生,包括国外电影市场也受到了极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对疫情结束之后的整个电影市场有什么样的期待?

苏伦:我还是很希望大家继续去电影院看电影。作为对电影有情怀的创作者,我不希望大银幕被新媒体取代。毕竟在电影院的观影感受和在家看电影的确不一样。这种集体观影经验就像我们小时候,搬着小板凳,随着家长去看戏一样。在大银幕上看电影是种很美好的传统,我觉得应该继续延续下去。对整个电影市场,我还挺乐观的,因为中国电影还处于前期的大开发阶段,我们有非常好的前景。而且,我认为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人应该是迫不及待地想去电影院看电影,尤其是喜好电影的观众,大家都在家里看小屏幕憋坏了,已经忍受不了了。

《中国电影报》:在前一段时间的采访中,一些导演比较担心大家在这个阶段习惯了小屏幕,习惯了“云社交”,懒得再出门去电影院,您会有这个担忧吗?

苏伦:我认为养成一种习惯没那么容易,不然大家都会变的,对不对?就像是您闻到了青草的味道,你真实感受到的多巴胺带给你的快乐感,这种快乐感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哪怕你现在拿VR看到了一片丰美的草地,但是VR带来的感受和你亲自到当地去体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人和自然,包括人真正能触摸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身在其中能感知到的一些化学反应,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我不担心。

对疫情之后的市场充满期待

《中国电影报》:疫情期间有一些春节档及之后档期的电影先后在流媒体首播。对此,各大院线包括一些创作者的反应都比较激烈,大家很担忧,认为不仅是疫情给我们带来冲击,而且处在流媒体跟院线竞争、转型的时刻,这种焦虑似乎被放大了。您会有流媒体的冲击之下变局到来的焦虑感吗?

苏伦:我还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我仍处于无知无畏的状态,所以我还算是比较乐观。打个比方,我们现在依然有人用竹子做的筷子,但有不少人在用塑料做的筷子和铁做的筷子,可能最终每个人各取所需,但不一定是谁取代谁。我相信电影院会一直存在,无论最终市场多大,或者有多少被替代了,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电影院一定会在。

《中国电影报》:您的处女作《超时空同居》是2018年的一匹黑马。这次疫情积压了不少电影等待上映,您认为疫情之后的市场会如何,会有更多黑马还是说影片扎堆、竞争惨烈到可能没有太多黑马诞生空间了?

苏伦:我仍然保持很乐观的看法,尽管竞争激烈,但是观众观影需求也比以往大大增加。观众对于春节档没有上映的电影是特别期待的,即便是隔了一个疫情的时间,观众依然会等待这些优秀电影上映,然后去电影院观看。

其实扎堆和共赢是大家一直以来在不断探讨的问题。我觉得共赢是最好的,因为不是一部戏就能撑住整个市场。要每一部戏都是好片子,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形成一个习惯,这样会更好。而且我相信上映影片不会很乱地都扎堆在一起,大家一定会接续安排档期。其实我很喜欢电影行业内的一些“江湖规矩”,遇到同类型撞档,大家都有商

量。这一点是老一辈电影人教给我们的传统,不管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成文的规定,但是大家都很自觉地不会乱来。虽然很多时候由于各自都是独立的一部影片,看似像是竞争对手,但是电影人都是很有情怀的人,大家私下里都是朋友,都会一起商量档期。我之前在这个行业里经历过、看到过一些前辈们是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些传统会一直保留下去。

还有一个传统我觉得特别可爱,比如当前票房第一的某一部电影,被另外一部影片超过的时候,被超过的影片导演会给新晋冠军画一幅海报,祝它飞得更高。这也是我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传统。

新项目仍是奇幻类型

《中国电影报》:现在我们看到电影行业的复工破冰已经正在进行,未来慢慢就会全行业都走上正轨了,您有什么新的项目迫不及待地要在疫情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吗?

苏伦:我的下一部电影,这个是我挺迫不及待地想去做的事情。

《中国电影报》: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

苏伦:基本上延续了我上一个电影的风格和类型,还是通过一段爱情故事,讲述人物的成长、相互给彼此动力和陪伴。

《中国电影报》:那新片可以算作是《超时空同居》的续篇,还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苏伦:是一个新的开启,因为我也在克服自己的障碍。我已经花了三年的时间做了《超时空同居》,把所有对于超时空或者穿越的,包括那个故事本身的所有想象完全用尽了,所以我只能重新再开始,就像是自己重新挖一口井一样。

以前其实我是很迷茫的,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确定哪些东西是观众喜欢的、哪些东西是得不到认可的。但《超时空同居》确实给我当前的创作带来一些信心。接下来我还是做同一个类型,但可能会再多加一点亲情的东西在里面。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亚影展、大理影展等电影节展活动,邀请到国内外优秀的导演、制片人、主创与观众面对面交流。这些在早期的云南电影市场上都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景象。这些无疑都促进了云南电影的发展。

从我们自己的公司角度来看,我们是业内成立不久的小影视公司,虽说做过几部电影,也在海外拿过奖,但是我们在耕耘中深深意识到这个行业需要核心资源,而这几个核心资源就是原创能力。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带着团队在做原创剧本开发,从源头上把控剧本、提升品质,我们开发的4个剧本在国内外的创投中都拿了一些奖项,获得一些认可。这更让我们坚信,电影行业需要大家塌下身、真抓实干。

穿过疫情,春天在前方

《中国电影报》:对疫情结束之后的整个电影市场你有什么期待?

周明辉:这一次虽然我们面临这么严重的疫情,但是回顾过去,基本上每一次国家在经过重大考验之后都会迎来一次全面的改革和升级。我认为大家咬紧牙关,只要有核心的原创竞争力,踏踏实实做事情,我相信疫情一结束,这个行业还是会快速恢复繁荣的。我希望所有的投资人、创作者不要对行业失去信心,当我们觉得最煎熬的时候,咬牙坚持下去,春天就在不远处。

北京电影局 对受疫情影响影院给予补贴

本报讯3月16日,北京市电影局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度北京市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阶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向各院线和影院传达了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

《通知》详细说明了包括补贴奖励及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申报要求、报送地址和时间等四大大

项,其中补贴奖励共三项,包含疫情专项补贴、新建影院奖励、放映国产影片达标奖励。

让众多电影从业者比较关心的是疫情专项补贴。《通知》表示,考虑各影院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失,对2019年正常运营的影院,以2019年全年票房产出情况为依据给予补贴。

潇湘院线调研指导影院 做好复工复产准备工作



潇湘院线公司成员全面详细了解影城准备复工复产情况

本报讯为了更好地宣传贯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湘宣发〔2020〕3号)、《湖南省电影局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电影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的通知》(湘影发〔2020〕11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3月4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电影业健康发展座谈会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宏森的工作指示,3月11日至18日,按照《潇湘院线关于赴旗下加盟影城调研指导复工复产准备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潇湘院线在潇湘电影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潇湘院线董事长廖华军、潇湘院线总经理王友林的带领下,赴长沙地区加盟影城调研指导,检查影院的防疫工作以及复工复产的准备情况,实地了解影院的困难和需求,帮助影院渡过难关、提振信心、促进电影消费。

廖华军表示,作为湖南最大的国有电影院线,潇湘院线要全面深入了解加盟影城的情况,形成调研报告,认真听取影院诉求,改善服务,坚持服务即管理

理念,全力辅导影院做好开业复映准备工作,更要开拓思路,改善经营,充分发挥国有电影院线的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电影业平稳健康发展上起到榜样作用。

调研期间,潇湘院线前往了长沙IFS百丽宫影城、CGV星聚汇影城梅溪湖店、MC影城华晨店、MC影城长亭湾畔店、大乐影城洋湖店、汉鼎宇佑影城黄兴广场店、畅腾潇湘影城、亿鑫国际影城万家丽店,长沙亿鑫影城(麓山店)、潇湘佳福国际影城等加盟影城,向相关负责人传达了“湘宣发〔2020〕3号”、“湘影发〔2020〕11号”文件精神,督促、指导影院认真落实省、市各项电影扶持政策;全方位检查了影院复工复产的准备工作,包括放映设备、售票设备、消防系统等是否运行正常,防疫物资的准备情况及消杀工作等;实地了解了影院目前的经营困境,暂停营业期间的损失,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等;认真听取了影院的诉求,重新开业后需要得到院线哪些支持等。同时,潇湘院线对其它省、市、州加盟影城开展了线上指导工作。

电影人刘邦邦： 电影不仅要赚票房 更要传递温暖

■文/本报记者 林琳

除了参与电影的宣发工作,北京影创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邦邦表示,公司今年还会参与一些电影的剧本开发工作。“力争制作一些观众喜闻乐见,并且符合主流价值观,温暖、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刘邦邦告诉记者,等电影市场恢复后,他希望把每一部作品的宣发工作都做到极致,不仅是给投资人回报、给公司带来更好的收益,更是作为电影人给社会出一份力。“制作电影不仅是要赚票房,更要传递温暖。”

刘邦邦透露,其实疫情期间很多工作都没有停。“我们一直在筛选创意、调整剧本,从源头制作一些‘走心’的、具有正能量的电影作品。这段时间慢下来后,也

能更加静下心来打磨剧本。”

在宣发层面,由于疫情影响,确实很多工作都暂时停滞下来,但刘邦邦和团队并没有闲下来。“我们一直在修炼内功,在筛选要宣发影片的同时,也在通过学习来加强自身的业务能力,以及思考复工之后,如何去更好进行宣发工作。”正式复工以后,他希望能够宣发一些温暖的作品,适当减少营销的数量,提高质量。

在刘邦邦看来,疫情结束后的中国电影市场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同时,电影人经过此次疫情之后,主观能动性也普遍加强。“现在业内同行都憋着一股劲儿,希望能用更多的优秀电影作品来迎接观众重回影院。”

影评人、制片人、编剧、导演……周明辉有着与电影相关的多重身份。多年来,他立足祖国西南,深耕云南电影市场,探索文艺类影片在云南自然风土中的落地与融合。对云南电影市场和云南电影创作的熟悉,让周明辉在此次疫情之下,又重新回顾和思考了未来云南电影的发展方向。

严守国家政策,潜心打磨剧本

《中国电影报》:当前大家的工作状态好像都比前一段时间好多了,云南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周明辉:前段时间连续20多天云南疫情新增病例归零,我们就计划小范围复工,大家开始去公司研究一下剧本。结果很快云南又出现了境外输入病例。我们立刻又停工恢复在家线上办公。目前基本上又恢复到前一段时间的状态:线上沟通、有事说事。严格遵守国家政策,少出门、不聚会,不给国家添麻烦。

《中国电影报》:这段时间焦虑吗?你的新片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周明辉:现在每天除了做饭,没有办法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感(笑)。我们的片子基本都以艺术片为主,现在有几个项目在推进,处于前期阶段。有一个前两年做的新片《再见土拨鼠》刚刚过审,准备报一些国际电影节,但是目前看来今年国际电影节形势也不是特别乐观,夏

纳可能会延期或者取消,这都很难说。我们国内疫情基本取得了一个阶段的胜利,但是国际上的抗疫压力仍然很大,接下来的国际电影市场会怎样还都很难说。

当前我们手上的项目除了《再见土拨鼠》之外,还有一个公路片,非常质朴。同时我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梅里》也在筹备之中,剧本已经修改得差不多了,金基德导演看过剧本觉得挺喜欢,有意向来做监制,但这些都是疫情之前的进展。疫情期间投资情况确实受到影响,我们也在努力寻找投资,上周也陆续见了一些投资人,目前总的状况就是大家抱团取暖,争取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此外,我们与宋川导演合作的新片也已经完成了剧本创作,下一步就是开始谈投资,开始正式筹备了。

云南电影正在全方位提升

《中国电影报》:云南汇集了一批音乐人、电影人,做艺术电影的也不少,你在云南做电影这七八年来,就你的感受而言,当前云南艺术电影的创作现状如何?

周明辉:我在云南做艺术电影推广、影视制作、电影节展等相关工作已经七年了,这七年也算是有一点成效。云南自然风光很美,可谓是天然的摄影棚,每年来云南取景拍摄的剧组大约有两三百个,也有很多优秀电影拍出了云南这片土地

上发生的故事。但就云南本土的电影制作和投资环境来看,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这批新一代的电影人也都都在很努力地为了云南电影争取更好的出路和方向。随着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与国内国际平台的电影交流更加深入,创作意识有了很不错的提高。本土的制作团队虽说还有很多不足,整个产业链还不是很完整,但是我们结合北京的资源,同时发挥云南在东南亚资源上的优势,做出一些相关合作与尝试,期待有所突破。基本上是从2015年之后,大家逐渐意识到立足云南的风土人情争取和国内、国外的资源合作,把我们的云南电影推出去。

从公司层面来看,云南整体的影视制作类公司大概有几百家,但实际上能够保持每年有电影产量的公司其实并不多,像我们这种不接拍广告、专业做电影、保持着一两年出一两部作品的公司也算是屈指可数,基本上不超过二十家。从整体的创作氛围上来看,大家还是很积极的,创作氛围也很浓郁。我希望能改变以前的传统意识,多在剧本创作前期加大投入,让项目更加扎实,最终得到国内国际的认可。

从艺术电影的推广层面来说,我们这些年组织观影团、映后交流活动,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了不少电影节展,这些都为云南电影培育了一批观众,也提升了云南电影的票房成绩。包括澜湄国际影展、东南